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

講演彙編

第九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京兆財政分廳布告

京兆各縣征收屠宰稅 疊經本廳通令照章稽征 並嚴禁經手人不准違章欺詐苛索 現因原定章程

比前稍有變更的地方 恐怕各縣商民尙有不盡明白知道的 特再由本廳明白解釋宣布如下

一原章宰牛一頭徵稅一元 現奉部令加征大洋一元共二元 猪羊屠宰稅 仍是分別征收大洋三角二角並未加征

一冠婚喪祭 年(指陰歷元日) 節(指端午中秋冬至) 清明在內) 自宰自用 確無交易行為的

免徵稅捐 但應先期報明征收所 領取免稅單據 如有因祭祀屠宰的 再取其鄰右保結呈報 前

項免稅單保結 各縣征收所 均已刷印現成 預備領取 不取分文

一屠宰猪牛羊 報明查驗領照納稅後 如果當日售賣未完 准於次日出售 不再徵稅 但以次日

塊宰牲畜 冒稱前一日售賣未完 一經查出 或被入告發便妥照簡章第五條處罰

一屠宰猪牛羊 運赴外省外縣 應於領取完稅執照時 另向征收所領取運單 隨同牲類及完稅執

照 運往指定地點銷售 該處不再徵稅 此項運單 已由本廳印發各縣 商民如須應用 即向本

地征收所請領不須分文

一商民未納屠宰稅 私將牲畜宰殺售賣 經征所查實 照章分別猪牛羊稅額以二十倍處罰 並發

給罰金執照 交被罰人收執 罰款一半充賞 一半歸公 每月隨同正稅如數報解 如被罰商民或

因處罰不公 或未領得罰金執照 准其呈控以憑核辦

一各縣銀元銅元兌換價值 時有高低 征收屠宰稅款 均應按照當地市價折合 已經本廳通令

各縣由征收所按日牌示市價 如有浮收情事 准納稅人告發 查實後照章處罰 特此布告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職業問題之研究

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之比較

法令淺釋

債務

國民常識

一家財政

移民論 續前

我國婚嫁宜斟酌變通

人格修養

講演彙編

目次

選

選

講演彙編

目次

個人與社會

說兒童的智慧

選

生計指導

實業談

金屬的工二銅

中國女子職業二刺繡

勤種棉說

說盲聾啞教育 續前

選

養豬的方法 續前

選

陋俗改良

酒色財氣

說中國人心的毛病

選

職業問題之研究

李法先

甚麼叫作職業呢 就是人們所賴以生活的事業 譬如賴着做買賣生活的人 那做買賣就是他的職業 賴着種莊稼生活的人 那種莊稼就是他的職業 賴着耍手藝生活的人 那耍手藝就是他的職業 凡在社會上生活的人 必得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 這三樣子 是人生不可缺的東西 但是衣食住必得用錢才能換來 錢財是從職業中得來的 一個人要是無職業 窮的固然是難過 富的也不能長保其富嗎

無穿的就受寒 無吃的就受飢 無住的就受些風吹雨澆 霧露霜雪之侵 虎豹蛇虫之害 你說可怕不可怕呢 衆位看那街上乞憐的 門前討飯的 有凍的肉皮發青 餓的眼圈塌限的 白天還好受一些 一到夜晚 無處安身 躺臥人家門旁避風 房主看見還要揮他 煨囚公中廟內取煖 衆人看見就想趕他 天寒地冷 身同木石 你說可憐不可憐呢 這樣極可怕極可憐的現象 都是從沒有職業發生出來的 現在有職業的 還不覺悟麼

所以在下今天這職業問題之研究 不研究那樣職業好 那樣職業不好 也不研究無職業所以生職業的法子 只是爲有職業的研究個預防失業的法子 衆位裏邊大概有職業的居多數 請仔細聽聽

吧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二

職業保守的研究 甚麼叫作職業保守呢 就是他自己開初以甚麼爲業 到底還是以甚麼爲業 自始至終 保守這一樣職業 不更改的意思 譬如他起初是以種地爲業的吧 到甚麼時候他也是以種地爲業 他起初是以做買賣爲業的 到甚麼時候他也是以做買賣爲業 他起初是以作工爲業的 到甚麼時候他也是以作工爲業 這都叫作職業保守 無論辦甚麼事 越辦的年代久越容易辦 越專一 越辦得好 這是一定的道理 若真能够一輩子不改業 他的職業 一定可以發達的 但是細看社會上那保守職業的人們 能一天發達着一天的 固是不少 而一天衰落着一天的 也時有所聞 察其原因 不是保守職業不好 是保守職業的人 不知積蓄的過 無論甚麼事 都有個得意不得意 無論甚麼職業 都有個盛有個衰 這積蓄就是預防職業衰落 最好的法子 當着職業盛的時候 必須把賺的錢 積蓄着些 以爲將來衰落的補助 若以賺錢爲儻來之水 用之不竭 賺一個花一個 賺兩個花兩個 是不成的 並且人是慣甚麼毛病 就有甚麼毛病 等到好花的毛病慣成 想着積蓄 也就不能了 譬如種地適逢水旱 營商適逢虧折 作工適逢疾病 已賺的錢如流水而去 現傷的本 無法補助 到了那個運氣的時候 就是能保守職業 平時又不知積蓄 還免的了一敗塗地麼 職業更改研究 甚麼叫作職業更改呢 就是中途改業的意思 譬如以種地

爲業的 改而營商 以作工爲業的 改而種地 都叫作職業更改 職業以不更改爲上策 前已說過 必不得已的時候要改 第一當對職業有所選擇 往往見有十畝二十畝地的小莊稼主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 因受不了種地的勞苦 就謀改業 若是學個買賣 學個手藝 還好些 他偏偏不學這個 託朋友煩親戚 教給他在甚麼公館裏啦 學校裏啦 衙署裏啦 謀一個差事 他自己又沒有念過書 不甚麼認識字 不過是給人家聽差 供人呼喚 還有別的好事嗎 每日除了打盹 就是困睡 甯不了許多錢 把身子給閒懶啦 這還是小事 聽差的們 有個誑懶粧滑的習慣 日子久嘍 若把這樣毛病給染上 鄉村裏人們 就沒人與他往來 沒人與他交易啦 這個時候 自己後悔 也就晚啦 第二就讓選擇的好 也得有個預備 辦甚麼事 得有辦甚麼事的本事 改甚麼職業 得有甚麼職業的知識 種地的想着做買賣 得先預備做買賣的知識 做買賣的想着作工 得先預備作工的知識 若無有預備 任意就改 危險很大 往往有那以種地爲業的莊稼財主 想着用素日積蓄的錢做買賣 自己又毫無買賣知識 於是乎就懵懂改業 所以不過一二年 就把本錢賠個精光 這還不錯 還有把房子地畝牽掛出去的 豈不冤麼 所以在下今天研究這職業問題 以保守爲上策 必不得已而改 也須選擇須預備 就不致以可愛的職業 歸於無何有之鄉啦

請衆位留意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三

教

禮吉之母蔣氏年二十一適洪楚珩

生子禮吉後楚珩以幕遊死時禮吉

年才六歲家境甚苦蔣氏親教禮吉

子

讀書訓督不少假借時時爲陳說祖

若父抗節勵志事以勉其成雖一衣

自

尺寸必如先制禮吉出遊來歸檢衣

有非制者因痛責禮吉曰此而從俗

立

遷異日何以自立後禮吉中副榜

甚有名於時

(錄通俗講演社教育畫附說稿)

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之比較

李法先

中國城市與鄉村 向來風氣不同 城市風氣開通 鄉村風氣閉塞 城市風氣囂張 鄉村風氣本分 城市與鄉村若有天然界限 年代很久啦 因為風氣不同 生活也就不同

第一城市生活消耗奢 鄉村生活消耗儉 先就吃上上說吧 城市富戶吃的很講究 山珍海味 不算稀奇 鷄鴨魚肉 那更是平常的了 就是中戶人家 所吃的也是粳米白麵 要是吃幾頓雜糧 便算是受了苦啦 到鄉村裏去看 可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富戶人家 時常吃些白麵 就覺着很享福的 中戶人家 所吃的不過小米高糧 吃糠咽菜的小主 更不必說 從這裏比較起來 豈不是城市奢鄉村儉麼 再就穿上說把 城市人們很講究穿 稍闊點的 四季衣服 都要完備 冷時有各樣皮衣 熱的時候 有各樣紗衣 春秋的時候 又用縲緞甯綢 做些棉衣袂衣 平常日子 在大街一看 鮮明燦閃的很多 到了有甚麼喜慶事 更是一個個穿的格外縹緞 鄉村裏那有這樣光景呢 平常日子 穿些粗布衣 有了事情 換身洋布 就算狠整齊了 至於穿綢緞的 更是很少了 從這裏比較起來 豈不是城市奢鄉村儉麼 更就零用上說吧 人都有嗜好 這嗜好越遇見外界的激刺 越發達 鄉村裏 商業不發達 手藝不精巧 沒有甚麼懽心悅目的東西 來引誘自

己的嗜好 自己就沒有甚麼願意買的東西 少買東西 費用自然減少 城市裏是商業會萃 工藝大興之地 精巧之物 耀眼爭光 令人心羨的很多 況且人們又清閒 逛會啦 上廟啦 聽戲啦 下飯館啦 遊市場啦 無輪那種嗜好 都可以合湊的上 以極自由的身子 住在極方便的地方 快樂固是快樂 糜費可也就難免了 所以在鄉村每人每月不過花三四元 在都市得花十三四元 不止 從這裏比較起來 豈不是都市奢而鄉村儉麼 第二城市生活難 鄉村生活易 都市買賣發達 鄉村買賣不發達 城市交易方便 鄉村交易不方便 從表面上看 好像城市生活容易 鄉村生活艱難似的 其實不然 因城市人們奢華 所以物價昂貴 物價昂貴 所以生活艱難 鄉村人們勤儉 所以物價低賤 物價低賤 所以生活容易 況且城市人情澆薄 一柴一粒 都要購換 鄉村人性醇厚 可以求柴借米 是不算什麼的 更是城市生活難 鄉村生活易的一個大原因 從比較之點觀察起來 就知道城市生活 不如鄉村生活了 因為城市奢侈 富戶也容易窮 鄉村生活易 窮人也可以謀生 奉勸諸位 不要覺着城市便算享福 鄉村便算受罪纔好

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
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胡文忠公)

債務

錄陝西講案稿

人生在世 各有職業 自謀生活 只要自己靠着自己的才能 自己吃自己的力量 果能量入爲出 毫不假借於人 便是講究生計學（即經濟學）的人 也不過如此 但是一件 際會的時運不常 未來的事務無定 比如水旱盜賊 防備不週 疾病災厄 花費過鉅 一旦入不敷出 挹注無款 不得不向人借貸 偶有借貸 就負有債務 在自己既有債務 在他人即有債權 商賈往來 每有一人一事 在此方債務既多 而事故牽連 債權亦因之而重 彼此膠葛 繁難愈甚 倘若債務上的道理知之不深 必致權利義務 參雜不清 興訟失和 往往皆是 所以今天不能不細爲講演 我們中國有許多人 只把人家的錢財 借貸到手 就模模糊糊的亂用 並沒有預先打算 將甚麼償還人家 及至要償的時候 不是變臉 就是胡賴 俗語有這兩句 說的是欠債不昧 見官無罪 又有人常說的幾句話 借貸你的錢是實 沒錢是實 不給你的錢是實 看你便把我怎麼樣 像這些話 就可以代表那些不明債務的人了 有債權的人 聽着這些話 只剩下眼睜口張 着氣的了 不得 究竟也無如之何 大眾想想 人把錢借給我 也不過是朋友通財之義 本來都是爲好 今日如此抵賴 還有誰肯把錢借給人呢 所以一般社會上的人 只提起借錢的話 聽着就害頭痛

那些專門放債的人 又都重利盤剝 只有窮人吃的虧 債務更講解不清 事故也就發生無窮了 這借貸人的錢財 必不是空空洞洞 無憑無據的 便能將人錢財拿得來 必定是素日有信用 有資借 臨時又有穩實人作保 抵押品爲證 彼此信心得過 才能一五一十 將他人資財 借作自己之用 俗語說的好 困裏有穀借出米 可見自己實在無力 世上決沒有人放空賬 這也是人情之常 所以抵押品最爲借貸上 保護信用的第一件實據 其次就是中證人的信用了 古人說季布一諾千金 由今日想來 豈有一諾便值千金之事 然而人聽季布一句話 便可將信季布之心 信及於素不相信之人 豈非一句話能有千金之用麼 所以這保人要緊 借債一事 當初既有保人 或有抵押 兩方面的權利義務 就從保人或抵押品上發生效力 無論有無字據 只要証人証物齊全 兩方面均無不履行之理 倘不履行 便爲道德法律所不許 人而至於違道德背法律 社會交際場中 誰敢同他來往 那豈不是自困之道麼

債務關於道德之故

自己要有要緊的急用 人家肯以錢財借給我 濟這一時的困 我便應當厚報於人 方是以德報德之義 或格外贈送利息 或先期清付本錢 才顯得朋友通財 不同市道 即或不能從厚 亦當按期清款 本利無虧 決不累及保人 捐及信用 這便是保全名譽 尊重道德之事 那些久借不還的人

放棄自己的義務 即損失平昔的信用 辜負朋友的好意 即敗壞社會的交道 你試想想 這債務關於道德重不重呢

債務關於法律之故

原國家制定法律之意 本以擁護人民權利為主 因要擁護權利 不能不限制自由 比如我借人的錢 我若放任自由 不肯去還（即不履行債務）那人家吃虧無窮（即損害債權者之權利）法律上便不能不強制着我去還債（即擁護債權者之權利）萬一放債的人 設計盤剝 或於契約之外 另生枝節 濫用債權 那負有債務的人 也是吃虧不盡（即損害債務者之權利）法律上也不能不預先規定 限制放債人的自由（即擁護債務者之權利）所以債務一項 在民法上實為重要繁雜的一件事

我們中國的一般舊習慣 常常以錢債事務 當作不關緊要的細故 今國家更定新法律 與從前大不一樣 凡係人民的權利 既歸國家保護 公眾道德 也賴國家維持 所以我說負有債務的人 永遠欠着人家的債 不但為自己道德上的缺點 即在國家的法律上 也不容你放任自由 上邊說的那兩層道理 就那些不識好歹的人 因為道德法律的關係 他只說在我一面受害 於人並沒有大妨礙 豈知道德和法律 原不是因一人而起 假如這一個人放棄債務 不但自己一面受

講演彙編

法令淺釋

十

害 人家都要受害 社會往來 也都要受害 是怎樣呢 我若借錢不還 人將因我這不還債 而金錢信用 全行停滯 一而十 十而百 百而千 千而萬 轉眼之間 影響遍及於各處 你只想一人負債 全局皆虧 這債務兩個字 利害不利害呢 大家再不要把這事當作細故了

我們處世過日子 誰也保不住一生借人幾回錢 一回失信用於人 全社會都知道我這個人不足信 試問日後萬一不行 正當有急需的時候 又該如何 難道人家的錢 便似泥沙一般 儘我去替他揮霍的麼

這債務兩個字 雖然不專負在窮人身上 大概窮人負債 總比富人爲多 我今天說的這層道理 也不是專爲窮人說法 並且願告有錢的人作事 總要體諒着窮人一點 免得爲這兩個字 鬧出違犯法律 虧損道德的事才好

知天下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

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

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 (曾文正公)

一家財政說

朱景珩

本員今天說說一家的財政 怎麼說一家裏頭還有財政問題呢 財就是錢財 財政兩個字 併在一塊兒說 就是管理錢財出入 跟用錢的法子 那管一國的銀錢 叫做一國的財政 管一家的銀錢 自然也叫做一家的財政了 一個國本是許多家積聚而成的 所以要打算富國 必定先要富家 家如能富 國也就自然富了 俗語說民富則國富 就是這個道理 如今且說人家致富的道理 跟那管理一家的財政方法 同大家研究研究

第一要算計清楚 不論有多少進項 有若干出款 心裏要打個稿子 別讓出去的比進來的多 總要剩一點兒才好 至於出入款項的事情 人家給我的 我該給人家的 總要記的清楚 不可有絲毫模糊 倘若來往的事情太多 恐怕腦筋不勝其繁 最好是記在賬簿子上 出入相對 不但自己清楚 也不至於誤人了

第二要愛惜東西 無論穿的吃的 以及房屋器用等物 都應當愛惜 別給糟蹋了 譬如一件東西 人家用兩個月就壞了 我如能够用到三個月 這就省錢了 再說居家過日子 不要淨又着手坐在坑上 大小兒作點事 古人拿黃金比光陰一般兒珍重 可見得別空過了光陰 也就是惜財的法子

講演彙編

國民常識

十一

第三用錢 要是量入爲出 凡是未用錢的時候 先要細細打算打算 我一年之中 能够賺進多少錢 或是每月能賺多少錢 按着這個數目 然後再定用多用少 自然不至於欠賬等事 假如憑空想着要用一注錢 這一注錢要是 還可支持 若是沒有這一注錢 如可以不用 那不必說 如一定要用 必須算算本月內進款中能够付出不能 或是一無所有 專向人家借貸 或是跟鋪子裏賒用 到後來總歸麻煩 這種時候 全仗着自己有算計 或是以後每月節省些 或是不用向人借貸 全在自己拿定主意 不要祇顧目前 中國人向來總說錢債細故 實在這個事 很不算小 所以奉勸諸位 對於自己的財政問題 千萬抱定了量入爲出的宗旨 決不至於吃虧的

第四別多欠人家錢 前項說用錢謹慎的法子 是量入爲出 但是一家人 難免有意外事發生 就有意外的用度 如有錢的人 自然可以應付 沒有錢的人 偏偏家裏有要緊的事 一時抓不着錢 使 向人家借錢 救個急兒 也是出於不得已的 但是彼此借錢 雖然方便 若時時濫借 那害處也着實不小 所以不如不借 倒免得將來麻煩 如一定要借 可不必向親友挪用 寧可借有利的錢 因爲向親友借錢 自己賴着交情 可以遲延還他 親友也就疑惑是成心不還 若借有利的錢 無論人家不肯客氣 就是自己也害怕 總想法子早些還了 免得永遠背着利錢 翻不開身兒

總而言之 無債一身輕 不該賬是第一個安穩事 倘若並無緊要的用項 也沒有一注錢可以指

着還清 專靠着借貸來家 裝點衣食 那更是萬萬不可的了

第五不要當當 人家用度不足 究竟實在因爲飢寒交迫的事很少 爲着奢華體面的事甚多 有一種人 只圖當當救眼前的急 殊不知當舖將你的衣物 值十塊錢的 當不了三塊錢給你 把你的衣服扣在那裏 本利並不催討 時光過得極快 眼珠兒一瞬 期就到了 到期無力取贖 要變賣衣物 又扣在當舖 又不能賣 萬不得已 必加些利息 轉票延期 到臨了是我每日辛苦賺來的錢 全歸當舖受用 弄到自已日漸窮困 多由於此 所以今後倘有急用 不如忍痛將衣物變賣 及至日後有錢 再去置造 委實比當當好得多了 但是這變賣東西 是出於不得已的辦法 也不可常常如此

以上所說的 都是處理一家一己的財政 務必大家研究研究 能够先照着第一第二第三做去 自然決不至於到了第四第五兩項的地步 設如不幸 已經到了第四第五兩項的地步了 務必留點兒神 謹謹慎慎的做去 亡羊補牢 也不爲晚 全在自已拿定主意才行 但是以先所說的 是一家一己的事 若往大處說 自己身上 可以省儉 待人却不可刻薄 自己一家的用度 不可浪費 若遇着於大家公益事 如立學堂 修道路 點路燈 以及賑濟災荒等等 這些事情 可別一文不捨 才是

教 子 慎 言

吳賀之母謝氏每當賀與賓客談論賀母必在屏後竊聽一日賀言他人長短謝氏聞之大怒立時將吳賀打了一百鞭子有人說臧否人物是爲士人的平常事情何至如斯責打呢謝氏說愛惜其女者必求有三復白圭的人方肯許配今吾獨有一子本打算使他明白義禮善全性命不想他竟出語忘身此豈是可以常久的道理麼謝氏說完之後即啣嗚流泣不肯飲食吳賀見母如此光景甚是害怕從此謹慎小心不敢妄言

(錄通俗講演社女子教育畫附說稿)

移民論

(續前)

人們起初 都是同一家族 越到後來 子孫越繁衍 遍布一處 根柢不算不深 担是年代越多 一個地方 早已不能容受 人多東西少 漸漸的你爭我奪 一家弟子 也不能安居 許多人沒甚麼見解 沒甚麼思想 不知道設個方法 把同族人 救拯一救拯 出一個見識高遠的 覺着種族繁多 就不能長聚一方 勢必要別開一處 到個極樂的世界 就是衣服藍縷 身體飢疲 也是不知 也是不覺 總要體貼着祖宗的心 安置了同族的人 便是一生志願了

還有愛羣主義的 覺著一家安樂 不如衆人都得安樂 一家飽煖 不如衆人都得飽煖 乃一出門 一接人 滿眼的黃瘦樣子 令人不忍看 滿耳的歎息聲音 令人不忍聞 究問原由 都出於人多地窄 於是搜尋新地 冒險不怕 犯難不怕 只要找出平原 芄芄然的麥隴 油油然的菜畦 大家得以立命安身 魂夢中也是快心 這種大志願 豈是危險能沮得 晏安能溺得的 這兩種人的志願 都是爲人 還有爲己的 我嘗見實業大家 見內地各種事業 不能興旺 不能擴張 必另有一塊平原 才能够興得大農業 另有一處寶山 才能够興得大礦業 另有一片廣場 才能够興得牧畜業 森林業 於是變賣家產 奔走窮荒 舍了小利 求那大利 便借這小利

講演彙編

國民常識

生了大利 就讓事業未曾興 先折了許多本錢 他那志願 到底兒不衰 終久遂了他的心事 豈是沒力量人所能作的

更有求富的人 知道合人同在一塊土 想錢的道兒 誰也不讓人 已經抓住的錢財 誰也不鬆手 人既占先 自己縱有多大的才能 多大的本領 也要等人家棄舍了 自己方才收拾起來 嘗見鄉下的富家 必有敗家的 纔有起家的 也是財利只有這些 不能增加的証據 不離家鄉 怎們施展才能 成了富豪 所以拋棄了他 憑我走遍天涯 總要遂了一生欲望 有這志願 那移殖的事業 便不成不止

人們有這種性情 有這種志願 這移民的事 也算根深源遠了 就沒有逼迫著的 驅逐著的 還要移動 還要遷居 况更有勢力壓迫 不得不移的情況麼 詩經上碩鼠一章 說是去汝適樂土 去汝適樂國 因爲此處不樂 才覺著那處樂 此處不得所 才覺著那處得所 孔夫子也嘗說 苛政比虎還厲害 泰山婦人 因爲沒有苛政 有虎也不去 虐政驅人 必叫他散到四方 才能快意 古時候厲王暴虐 國人把他充發在彘地 也未嘗沒抵抗力 後世虐害更深 不能抵抗 於是桃源避秦 日本避元 漢朝時候 班壹避地於樓煩 田疇避地於徐無 有人避來 輻輳的便聚成村落 這虐政的勢力 驅人至此 也是移民的一個根源

我中國的事 沒幾十年不小亂 幾百年不大亂的 裏邊的原因 這兒也無暇詳說 百姓們平日沒豫備 國家的法令 不許他們有兵器 一到亂時 禦賊無法 狡黠的或者服從 良民只有棄家逃避 我想百姓們安居家室 所苦的就是離鄉 一聽說高山有虎狼 深林有盜賊 嚇得是變色失魂 到那大亂時候 反恨不得找高山 入深林 平時害怕的地方 都成了安樂的窩巢 這亂賊驅逐的勢力 又是移民的一種根源

虐亂還是人事 更有天災 叫人遷移的 凶年飢歲 老弱填溝壑 強壯奔四方 顛沛流離 孰非求食 但必要交通便利 遷移的還容易 若是山道崎嶇 出入艱難 勢必至餓死家鄉 到那人也食人 竟不能遠離禍井 當這時候 有一片可移的地方 人們心中 誰不望着是天國 我嘗見一縷長隄 兩邊長的都是蘆葦 偶然經過 蚊蟻嗜膚 乃一經大潦的荒年 遍地汪洋 人們到長隄 如同登了彼岸一般 蘆葦叢中 不幾年都成村落 這災荒勢力 也可以驅迫民人 叫他轉徙 却是年年都有的

更有不嘗有的一種 便是流行瘟疫 瘟疫的流行 隨風也隨人 然只有幾十里 幾百里 不能到處都是 近來交通便易 此處有疫 可以避在彼處 當着那傳染災區 一日病幾人 一村病幾家 鄉民出入 疑鬼疑神 都要搬在他鄉 避了這大災大難 若是有親戚朋友 在疫疫不能傳染的

地方 沒有不爭相趨赴的 這也是移徙的一種根源了

樹木有根 可以拔地參天 水泉有源 可以奔流到海 移民既有根源 豈不可以遍布大地 無奈風俗習慣 沿誤已久 學說又未嘗提倡 只有一二無業窮民 成了流氓 還有安集外邊的一日 那有身家的 有財產的 誰知道今日外移 是唯一的政策 又是國民天職 所必盡的哪

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 (胡文忠公)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曾文正公)

就吾所見多教數人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 (曾文正公)

勤學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

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 (曾文正公)

我國婚嫁宜斟酌變通

錄湖南通俗教育報稿

我國婚嫁 古有定程 數千年來 雖代有變更 然大體還是遵從古制 直到前清末季 中外交通 才有學着外國的樣子 舉行新式結婚的 辛亥以後 方才盛行 自聘定以至成婚 都是效法歐美 在那些主張新式婚嫁的 無非因舊式婚嫁 不無弊端 於是就學着外國的樣 以謀將來的幸福 不曉得一國有一國的風俗習慣 不可強同 宜於甲國的 未必宜於乙國 舊式婚嫁 既能在中國行至數千年 必定極為相宜 有可存在的處所 一旦要將他改變 於勢既有所不能 於理也有所不可 故此那些新式結婚的 能够得良好結果的很少 就我國目下的社會情形觀察起來 完全的舊式婚嫁 固已多不相宜 而完全的新式婚嫁 也就未見得全合 故必斟酌變通 才能合於情理 記者就意見所及 略舉變通辦法 數項如下 與各位商榷商榷

(一)婚嫁要得父母兒女的同意 青年子女 閱歷不深 多半只能在表面上看人好歹 不曉得細察底蘊 才識不足 不能不有賴於父母 父母處世既久 閱人又多 鑒貌辨色 破奸摘覆的手段 也較勝於少年 故此兒女意有所屬 不妨婉轉向父母說明 由父母去訪他的家世 看他的人品 如果以為可以 就逕直許諾 如父母見有不可的地方 就當詳細告知兒女 使他反省 父母意有

所屬 也當詳細告知兒女 如兒女有所疑問 更當訪明告知 若兒女以為不可 做父母也當自省 是兒女有所誤會 就要曲為曉諭 若兒女是真知灼見 就要採納他的 因為父母的閱歷 固然要比兒女強些 而時代不同 父母所以為是的 或已不適時宜 婚嫁關係兒女終身 做父母的自不能任意決定

(二)婚嫁要慎選媒妁 我國社會現狀 多有不能學外國那個樣子的 即如男女結婚 就外國習慣說來 在結婚之前 可以常常會面 在中國就絕端相反 不僅男女不能會面 就是男家的尊長 想先要看所定的媳婦 也是做不到的 如果在男女沒有結婚的時候 也照外國的習慣 時常晤談 那就一般社會 會要說他是不知禮義 不識羞恥了 情形既如此隔閡 就不能不賴媒妁 以傳達兩方的意見 但是媒妁最難得人 宜慎加選擇 必須選着那相知有素 誠實不虛 向不以媒妁為業的才能合格 因為要這一些人 對於兩家的家庭歷史 男女的學識性情 以及兩面的真誠意見 才不至任意捏造 以求其成 至若三姑六婆 鄙夫俗子 專以媒妁為事的 多半不惜犧牲兩面的幸福 只求撮合這件事情 圖自己賺得幾個媒人錢 就不免捏造虛情 任情哄騙 稍一不慎 就落在他的彀中 所以選擇媒妁也是最要緊的

(三)婚嫁要重人輕財 近來世風不古 多半重視錢財 男女婚嫁 不是爭聘禮 就是爭粧奩 婚

姻大事 竟弄得和買賣一般 女家爭聘禮 男家多不能勉強應承 及至親迎的那一天 女家還要藉着僕婦門包爲名 任意需索 男家富有的 還可支特 若是貧寒之家 遇了這樣的苛索 就不得不借貸典質 以應其供求 是媳婦還沒有過門 早已債如山積 過門以後 丈夫日困愁城 翁姑推究貧困所由來 必遷怒於媳婦 就是富有的人家 在未婚以前 因爭禮而傷感情 將來過門也就不免難於爲婦 是爭取聘金 實足以減削女兒終身的幸福 至於爭取粧奩 女家也很費周折 且粧奩富足的女子 必定驕惰 不能善事舅姑 甚有兒子因妻室多貲 或至因此游蕩 是貪粧奩也足以損害自己的兒子 所以男女婚嫁 只須論人才相當不相當 家道的貧富 不必論及 至於聘禮粧奩 尤不宜稍事爭執

(四)婚嫁不可迷信占卜 我國習慣 多數迷信占卜 遇着婚嫁的事 更把占卜看做一種必經的手續 迷信深的 甚至把察訪人家的那一層 還放在第二 因此錯過佳耦 和構成怨耦的 很多很多 不求實際 而信渺茫 真是蠢極了

(五)婚姻宜考察體格 男女體格的強弱 相互的關係最大 我國談婚嫁的 對此多不注意 因此青年喪耦的大不幸事 時有所聞 故婚嫁之先 必須考察肢體健全不健全 有疾病發現沒有 預測將來 能不能免除疾病 這是婚嫁上最要的事項 不可忽略的

(六) 婚嫁不宜稍有虛偽 我國社會 每喜造作虛偽 對於婚嫁的事 虛偽尤多 每每因為羨慕的原故 就造作種種虛言 立意籠哄 或是假造年庚 或是空許嫁飾 或是虛張世家 或是捏報家財 事前就只圖成功 事後却絕不符合 因此發生變故 一生幸福 或竟因此消滅 是造作虛偽實為婚嫁的大忌

(七) 婚嫁不宜過早 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 這是我國的古禮 就是東西各國 男女結婚總也在二十以外 斷沒有十幾歲就結婚的 我國早婚的習慣 隨處都有 雖也不無片面的理由 然害處究竟多些 (此中害處 極多 記者改日當另為演說 與各位研究) 所以這種習慣萬宜剷除 以上所說 是就現在的社會情形立論 雖不能說完全合宜 然講婚嫁的看了 也可以多得一商榷的方法 於改良婚嫁 或者也不無裨益

凡喜譽惡毀之心即匹夫患得患失之心也 (曾文正公)
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曾文正公)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
况人之於學乎 (曾文正公)

個人與社會說

張聯沅

人生在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生活 總不外衣食住三項 所以人在社會上 終日奔波 用盡心力 怎樣的要強 怎樣的學好 也不過求這三者豐足而已 但這衣食住三項 雖甚要緊 如必織布而後得衣 種粟而後得食 築室而後得居 所謂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為備 就算是五行八作 樣樣精通 你想一個人 忽而耕耘 忽而製造 忽而縫紉 忽而紡績 而且時而天災 防範天災的 也是個人 時而人害 抵抗人害的也是個人 慢說胼手胝足 三過其門而不入 就算九過其門而不入 恐怕所謂飽食 所謂煖衣 所謂逸居 永遠也辦不到 祇好做個羲皇上人 穿穿樹葉 吃吃草本的果實 住住上古的巢穴罷了 試向咱們在座的諸位 誰能享的了 這種清福呢 別人不敢說 本員實在是敢告不敏 由此看來 可見人生於世 離了社會萬不能生活 要是離了社會 能够自為生活 除是逸居無教的禽獸 請想人要同禽獸一般 還曉得甚麼叫作廉恥 甚麼叫作禮義 萬事萬物 全都靡有界限 所謂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誰肯安分守己 拼出正當的心力 去求衣食住呢 勢必互相侵奪 互相傾軋 恃強凌弱 倚眾暴寡 試問社會上要變成者種現象 我們個人 要想安安穩穩 去求生活 團團聚聚的 享點天倫的樂趣 行不行呢 不用說現

講 演 彙 編

人格修養

二十三

在這個時代 不能辦到 就是等到天翻地覆 再開一新世界 也是萬無此理 有人說啦 現在我們中國 就是有強權無公理 那有勢力的 就要依勢欺人 無勢力的 也祇有甘受其苦 社會的風俗 更是愈趨愈下 奔競成風 奢侈相尚 能運動的反以為活動 真詭詐的 反以為機警 一有遮百醜 笑貧不笑娼 還論什麼禮義 還論什麼廉恥 真算是再糟也沒有的了 怎說者種社會 能够維持人的生活呢 但是人類 終非禽獸可比 就終不能一點良心靡有 有良心就有羞惡 便不肯奪人之食 奪人之衣 奪人之田產物業 去做強盜 不但不肯去做強盜 而且還要同心合力 訂出法律來 去制服強盜 懲辦強盜 所以就是盜風甚盛的地方 也終是做強盜的少 奮勉務正業的多 奮勉也是從羞惡心發出來的 可見維持生活 仍是離不了社會了 況且有了作商業的 我們個人 雖不為商 自可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 有了作工的 我們個人 雖不為工 應用物品 也就不會缺乏 有了為農的 我們個人 雖不為農 也就適我所欲 不可勝食 有了士人 我們個人 雖不為士 亦自安分守己 不敢妄為

由此看來 這社會原是士農工商所集合 有了士農工商 纔能成一社會 社會告成 然後我們個人生活 纔能有所取資 纔能有所依賴 要是沒有社會 就是天地間僅生個人 我們個人 握有天下之富 又有何用 也不過如上古時代 茹毛餘血 綴葉而衣 穴居而處 又何所謂安富尊榮

呢 可見個人生活 全是受之於社會 既受社會種種利益 就當盡力於社會 但盡力社會 不是徒託空言 今日本員奉勸諸公 須要認得社會的事 就是自己的事 凡有益於社會的事 就要實心去做 以求社會之發達 有害於社會的事 就要設法去改 以期社會之良善 西人嘗說 兩利爲利 斷未有社會有了利益 自己不受利益的 例如創辦學校 自己的子孫 可以多受教育 創立貧民工廠 貧民得謀衣食 地方富庶盜亂自然不作 盜亂不作 自己的生活 還有甚麼不得安寧白呢 簡而言之 社會由個人相聚而成 個人因社會交易以養 是社會爲個人一種養命根源 又豈可視爲無足重輕 任他愈趨愈下 不去維持呢 所以西人說是社會的罪惡 就是個人的罪惡呀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大有失望之時(曾文正公)

有閱歷而無見識遇事則退縮必也有真見識再

加以閱歷則舉措無不知志矣(錄尊居藥言)

男惟色是耽女惟財是求是浪子蕩婦之行也家

庭之間有此斷無好果必致骨肉乖離兄弟鬩牆

消亡可立而待也

(錄尊居藥言)

反 味 的 食 物 衛 生 不 可 不 知
(報 期 星 譯 錄)

有某甲娶妻生有一子後因病身
死甲又續娶甚賢德一年餘亦生
一子愛前妻子如己子一樣一日
與兩子買香蕉喫前妻子喫了香
蕉又買芋頭喫喫完了功夫不大
忽覺肚腹疼待了一會就氣絕身
死了某甲回家問前妻子得甚麼
病死的他續妻將喫香蕉又喫芋
頭的情形說了一遍某甲不信也
買了些香蕉芋頭給他次子喫喫
完功夫不大果然也就死啦

說兒童的智慧

錄陝西講稿

奇怪奇怪 怎麼白紙上現出黑字來呢

噯呀 真個是仙人臨壇 能給人畫符治病嗎 趕快買上幾張回去罷

衆位 聽見那兩位說什麼呢 原是前日街上有一位藉神看病的人 不診脈 不開方 也不用藥

他拿出一綵兒白紙 放在水碗內 忽然現出龍蛇草篆那字跡 我們却認不得 給病人說道 這是

仙人臨壇 所畫的符籙 燒化了 用水送下 病就好了 因此人都信以爲真 爭着去買 那位先

生說得明白 一張神符 定價銅元五枚 不能短少 有病的人 只求病愈 那管真假 那位先生

真好利市 半點鐘的功夫 銅子更積了一大堆

忽然從衆人叢中擠過來一位少年 年紀約略十三四歲 學生衣裝 舉動儒雅 開口對衆人說道

這樣符籙 衆位要買 學生處正多着哩 要幾百張幾千張 都是容易措辦

衆人問道 你的符籙在那裏 何不給我們看看

那位少年說道 來來來 都跟着我來 這位學生 引着衆人走到一片空地 對衆人說道 那樣符

籙 爲什麼出錢去買呢 衆位呀 你們把那樣子符籙 當真認做仙人臨壇嗎 不是不是 原是那位

講演彙編

人格修養

二十七

先生預先寫就 特地騙人銀錢 衆位爲什麼眼睜睜的上當呢 (即京語光着兩眼之意)

白紙上現出黑字的法子 我也不必秘密 正要詳細說給大家 免得瞎受此騙 這個法子 只用兩樣東西 就可以作成 先取些五倍子浸汁 就用這汁漿 在白紙上隨意寫得幾個字 在太陽底下晒乾 就看不見跡影了 賣弄的時候 是取些皂礬 暗中浸在水內 將這紙片子浮了下去 即刻就現出黑字來 很覺有些奇異 所以那個先生 就借着這個遊戲法 愚弄衆人 衆人因此 把有用的錢 買這無用之物 實在可惜

衆人聽了問道 你這小小年紀 怎嗎曉得這些道理呢 恐怕有些難信 少年答道 我在學校肄業 教習時常談論這些道理 我也試過幾回 果然不錯 你們不信 各去試驗試驗 就知我這話不錯 衆人聽罷 都齊喝采 誇獎這位學生的智慧

哈哈 這位學生真是聰明了 俗話說 有智不在年高邁 想古今特別聰明的學生 確是不少 待我給大家講得幾條件 好啓迪我們社會上的智識

宋朝司馬光 幼年時候 和一夥兒童 在庭前玩耍 那庭前起先就有一隻大甕 盛着清滿滿的一甕涼水 那一夥兒童 把這一甕清水 權當照人的明鏡 這個照一照面孔 那個照一照衣裳 正在你爭我擠 興高采烈之際 忽聽得水花亂濺 只見一個小孩子 跌到甕裏去了 哭也哭不出

拉又拉不動，囊又搬不到，人又救不起，眼看看只有淹斃了。那些兒童便轟然而散，驚得衆人也一時沒法。司馬光當這個時候，不慌不忙，拾起一塊石頭，照准囊上，用力一擊。那囊本是個瓦的，應手破了一個大窟窿，水都汨汨流出。那個兒童便不至淹斃。這司馬光雖在兒童當倉卒之際，竟有應變之才，却並不是天生，只是從不慌亂的原故。

三國時候，東吳孫權將一個巨象，使人送與曹操。操見此象，生得格外肥大，也不曉得有若干斤重，便想用秤來試驗試驗，找不出這樣大的秤。這隻象又不是可以分開的物件，訪問群臣，也都想不出來什麼法子。忽然有一位兒童向前說道：「這有何難？我有一策，可以秤得此象的重量。」

衆人視之，原是曹氏的宗族，名喚曹冲，自幼聰慧。當下曹公聽言大喜，便問有何良策。曹冲說用一隻大船，將這大象放在船內，因有壓力，船身必然吃水。（俗以船身入水深淺爲吃水深淺）用刀將水痕所在，刻劃出來。放象出船，另用別物件裝入船內，也要水痕浸到刀刻之處。那些物件的重量，就是象的重量了。曹公很以爲奇。這曹冲雖係小兒，即曉得比重的道理，因爲某物入水的深淺，即其物本身的輕重。重學裏邊有各物比重一層，即以水平爲准。古代小兒，智慧如此，你道奇也不奇。

吳主孫亮 年紀尙幼 一日游苑 方食生梅 命黃門官中藏去取蜂蜜 以便漬梅而食 黃門官領

講演彙編

人格修養

旨 項刻將蜜取到 孫亮一看 蜜內有幾塊鼠矢(同屎)若在別人 必然要怪管理藏蜜的人不小心 說他蓋藏不謹 那豈不是活活將人屈死 你想主人要吃蜂蜜 管理人既經取出 那有不看之理 孫亮雖然年幼 究竟聰明 將主藏吏喚來問道 黃門前數日曾向汝求蜜嗎 主藏吏道他曾求過 我實不敢給他 孫亮便說 這密中鼠矢 是黃門官有意投入 特與主藏吏栽誣 黃門官不服 左右請付獄 許細推問孫亮說 這是最容易辨別 令人將鼠矢分開驗看 裏邊乾燥 孫亮說 鼠矢若久在蜜中 應當裏外俱濕 今驗看裏邊乾燥 必是黃門所為 黃門官才俯首認罪 無言可辨 這一件事 察理燭奸 兼而有之 豈可說是年幼之人 徒有小聰明嗎

春秋時秦國三帥(孟明視 西乙術 白乙丙)領兵前來襲鄭 路過周之北門(即王城北門)車上左右的人都免冒(即頭盔)下車 這也是示敬之意 猶如今日脫帽的禮儀 免冒以後 一個個都跳上車 飛奔而去 三百輛兵車 人人如此 那曉得一個小兒 名喚王孫滿 只有十幾歲 看着這些情形 回覆周王(即周襄王)說道 古禮所載 過王門不趨(趨是快走)秦國三帥 輕而無禮 必然要敗 用兵是何等重要的事 人人輕縱 必然無謀 不守禮法 必難檢束 就容易入險 如此豈能不敗呢 你看這一童子 智能料敵 真是見微知著(即因小見大之意)的天才了

宋神宗時 宰相王韶 有一兒名喚南陔 年方五歲 生性聰明 京師每年正月十五 張燈鬧元宵

南陔穿得滿身錦綉 珠帽花鞋 一個家人駝在背上 去看熱鬧 剛到喧擠場中 被一拐子看在眼裏 輕輕的把這孩子接過來 背着就走 這事偷若在別個小兒 不是啼哭 就是嚷鬧 他却不然 悄悄的在拐匪的背上 四下留神 看見前面來了一位坐轎的長官 他等轎到面前 便喊叫捉賊 賊人大驚 撇下孩子 脫身而去 這長官原是個內官 領了南陔回來 奏明來歷 神宗就宣召這孩子 問他是何方人氏 因何失落 南阿備說詳細 神宗見是王韶的兒子 如此聰明 當下大喜 便傳旨捉捕賊人 南陔奏道 臣在賊人背上的時候 曾拔下紅頭繩 繫在賊徒領巾上 作為暗號 如今只找領後有紅線的 便是賊人 神宗便命人查訪 果然捕獲 後來長大 出仕徽宗之時 作官甚有政績 你道這小孩子 奇與不奇 五歲孩子在患難之中 有如此才智 真是神童 上邊說得這些兒童故事 或是急智救人（如司馬光）或是揣知物理（如曹冲）或是據理燭奸（如孫亮）或是觀兵料敵（如王孫滿）或是患難不驚（如王南陔）雖在成人聽了 也甚有益 本來人生智識 成就有遲早不同 凡為父兄的人 若能將此一類的故事 常給兒童講說 使多見多聞 智識發達 那有不漸漸充足的呢

反 味 的 食 物 可 怕
聽說某姓家因為寫春
聯研墨研墨的人手拿
山芋喫不留神將山芋
掉在墨海裏趕緊撈出
來仍然放在嘴裏喫了
待了一會腹痛身死
（錄譯星期報）

實業譚

金屬的工二銅

綦曉菴擬

又有人問 寶貴金屬 除了鐵還有什麼呢 我說是銅 銅沒有鐵堅實 所以做路軌 做船甲 做槍刀劍戟 合那一切的火輪機器 都不用他 銅沒有鐵養人 並且毒人 所以做水壺 做飯鍋 做炒瓢 做湯罐 合那一切盛好吃好喝的傢器 也都不要他 他比鐵惟獨有一樣好處 就是不肯長鏽 因此銅鐘 銅磬 銅鑼 銅鉢 銅鈴 銅爐 銅盒 銅盤 銅座 銅燈 銅盆 銅圈 銅星 銅鏡子 銅牌子 銅鈎子 銅頭子 銅戰鼓 銅號筒 銅鎖鑰 以及那桌子椅子簾子樓梯櫃台門上船上 所有種種的裝璜鑲嵌 少了他都是不能成的 他若是合別的金屬攙合在一塊兒 顏色更好 用處更大 我們以下都照着一百分說 每百分裡 若是有十分鉛 顏色就像黃金 有三分亞鉛 就成了黃銅 有二十五分鏷 就成了白銅 有十五分鏷 二十三分亞鉛 就成了日耳曼銀 有二十分錫 到二十五分錫 就成了鐘銅礮銅 少加一點兒錫 再少加一點兒亞鉛 就成了青銅 那古銅也是帶着錫的銅 再說那金幣銀幣 大概也都是每百分裏 帶着十分銅的 這樣做來 並

非攪假 是因爲金銀的性太軟 不少加上點兒銅 他就不不硬 不堅實 若要論起世界來 他更有翻天揭地的能幹 這個二十世紀 不是叫電力的世界麼 電力世界 不是仗着代那模轉而發電 模托兒得電而轉 纔能成麼 這兩般機器 不是都要纏上用火漆包着的銅線麼 你想沒有了銅 怎麼能成電力世界呢 若要單說到我們中國 銅更是性命根子 各國的生意買賣 都是講究金子 銀子也是說不到的 獨有我們中國 大生意講究銀子 說不到金子 其實大生意雖是講銀子 仍舊還得先算計算銀子值多少銅子 值銅子少 東西就賤 值銅子多 東西就貴 所以外人說 我們是用銅的國 一時沒了銅子 雖是有金子銀子 難處也就很多 因爲小生意買賣 全是要銅子 並不 要金子銀子阿 膽礬 也叫藍礬 就是硫酸化銅 把紅銅消化在濃熱的硫強水裏 再熬乾了 就成 好用他染色 好用他鍍銅 更好用他做吐藥 我常豫備下一兩磅 設或有人喝了洋火 喝了鴉片 喝了什麼樣的毒藥 我就給他豆大一點 教他泡一大碗溫水喝上 直到吐淨了 算完 救活了若干人命 也好用他殺鐵砲蟲 鐵砲蟲長在樹裏 常從樹上吃開一個窟窿 下糞像些鋸末 我用棉花包着膽礬的外面 塞在那窟窿裏 他就不敢再來下糞 只可另開一個 再開再塞 塞不到兩三個 那鐵砲蟲不能活了 孔雀石有很好看的綠色 可以做顏料 可以做粧飾 是天然生成的炭酸化銅礦 但是那炭酸化銅礦不便煉銅 若要煉銅還是用那銅硫礦或黃銅礦 (就是鐵硫化銅礦) 先

用火燬去他裏頭的硫黃 再把石炭合石英末 一同添在爐裏 大火燒之 沈在底下的 就是粗銅 要得純粹的銅 乃是紅銅 必用電提法 把膽礬化在水裏 用電通過 歸到陰極一邊的 纔是純銅 且銅之爲物 天然生成 單獨出現在各界裏的也甚不少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

敗 (呂坤)

遇事不妨詳問廣問但不可

有偏主心 (呂坤)

悔前莫如慎始悔後莫如改

圖 (呂坤)

漢朝有個楊震生平清廉自守當他往東
萊做太守的時候由昌邑過恰好昌邑縣
官正是他的門生王密當即送上十斤金
子震不肯受王密說道現在夜靜更深沒
人能知道諒也無甚妨碍楊震說道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怎麼說是沒有人知咧王
密聽了比時含羞退去清廉二字原是敦
品立行的美德望社會上人人取法才好

楊 震 不 受 餽 贈

中國女子職業二刺綉

慕曉菴擬

刺綉爲外洋最細最貴的女工。這個名義用在這項手工上本不恰當。刺綉是用針刺綢，用線綉成花樣。就是平常所說的綉花。這項手工的妙處，並不在乎用針刺綢，用線綉成花樣，乃在乎把織成的綢，從中抽去一周線，仍有所留而不斷。如抽去經線，則留緯線，抽去緯線，則留經線。那留下的，仍舊整整齊齊，絲毫不斷，且不專在乎抽線，尤在乎把留下的線，結成種種花樣。然後結起邊來，再把未抽之處，加以刺綉，是刺綉不過這項手工的一種手續。那抽線結線，乃是這項手工的一種特色，所以我要給他另起一個花名，叫做抽綉。方能稱乎其貴。但是人家都叫慣了，恐怕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爭的吧。

要說這項事業，怎樣傳到中國，也是山東人得風氣之先。十幾年前烟台有個稱呼老牛的，不知如何得了外人的傳授，就開了工廠，招集女工，製造這種奢侈品。起頭並不甚發財，適有一隊德國戰船，進口停輪上煤，他工廠裏，有個背包袱的，就帶着這種棹布窗簾等件到船上出賣。那總司令官，打開一看，就喝一聲：你快下船，我們不要這樣的東西。背包袱的就說：外國的富貴人，沒有不希罕這種東西的。大人爲何單單的不要？總司令說：我們希罕的是手工貨，你帶來的是機器。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三十七

貨 因此不要 你快下去 背包袱的說 我們中國人 從不知道有什麼機器 能做這貨 實在都是女工手作的 如不見信 請勞駕到工廠一看 那總司令聞聽此言 轉怒爲喜 下了大船 上了小船 到工廠裏 從頭到尾 仔細一查 不覺的高聲大叫說 中國女子手工的程度 如此之高 真不在外國人以下 就出大價錢 買了許多 並大大的爲他吹噓一番

從此以後 外洋有名 在烟台就日見發達 如劉君所開的綉政工廠 李君所開的錦泰工廠 張君所開的榮記工廠 傅君所開的同盛工廠 楊喬二君所開的裕綉工廠 以及老王家老姜的工廠 都相繼開辦 專一做這抽綉的工 要發洋財 所用女工 有六七十人的 有七八十人的 有八九十人的 有一二百人的 共計已不下千幾百人 當歐洲戰事剛纔發生的時候 女工比現在還多 工錢比現在還高 於今因爲歐戰延長 銷路不廣 工人減少 工價跌落 每人每日尙可得銅元二十多個 今年春天 我奉京兆尹之委 到烟台考察這項事業 因是女工 且各守秘密 不肯教外人知道他的巧妙 要達到完全目的頗不容易 幸得老成故友的介绍 纔得把各工廠大略一觀 而於同盛裕綉兩廠 尤能看得仔細

同盛工廠的主人 是傅維同君 少有一點耳背 就由李學詩君招待 李學詩君的夫人焦女士 就是同盛的工師 廠中規矩 極其嚴肅 女工七八十人 年紀不等 有十一二歲的 有十八九歲

的 有二十多歲的 也有將近三十歲的 不像花邊學校裏 必須十幾歲的女生了 然年紀大的 有年紀大的手藝 且都是從小學的 並不能濫用一人 門內獨棹安放着手巾肥皂臉盆 防避手土 有穢 有所沾污 女工的衣服 雖極樸素 却是十分潔淨 正在工作之時 看他們抽的抽 結的結 結的綉 結邊的結邊 上掙子的上掙子 此外還有幾位畫工 是男人 另在一處 能獨出心裁 把所要綉的花樣 用筆描寫出來 以便仿照

裕綉工廠 在美洲巴那瑪的賽會 從得過上等獎牌 喬恭堂君 同我拜見廠主楊君父子 甚承優待 女工之數 合同盛相仿 規矩也合同盛一律 惟所有精細的花樣 都照出相來 承贈多件

深為感激 可惜中道失落 自覺討愧 參觀之時 每訪問銷路若何 都說銷路還好 可合花邊同為女子生計的好機關 可惜華人不能自己行銷外洋 那行銷之權 都把在德商哈利號 英商仁德 敦和等號 我們所作的貨 大半是為敦和號作的 他們不收買 我們就要停工 諸位試想 烟台是通商的海口 手藝盛行 華人的眼光 尙如此之小 能力尙如此之弱 若在內地裏 要人創辦 豈不更是難若登天麼

我聽說北京安定門內北新橋二條胡同 耶穌教長老會裏 有一位美國的葛大夫 他的夫人在抽綉那項工業 十分精通 常招集女工傳習 便中就自己行銷外洋 合西華門外西什庫天主教堂裏 所

開的花邊學校 真可謂之東西邀邀兩相對待 工人都護利不少 但人數有限 聽說僅僅七八十名 再有要學的 每以無處可容爲辭 因爲他們是以傳道爲事 在這些工業商業上 已經傳給了華人 得了好處 華人就應該自己設法提倡 設法擴充 不要像那鷹子一樣 離了拐棍 一步也不能行了 傳道人不是商人 各有專責 不便大出風頭 我又聽說 日本人現在參用機器 做出來的抽綉合花邊 都比我們的漂亮 我們的工手 恐怕終究又教他們奪了 其實那又何妨 西歐美兩洲的人 對於這一類的貨物 一定是不用機器做的 因爲他不堅實 又不耐洗 德國艦隊的總司令官 不是說過麼 全在我華人辦理得法 就好了 我華人到底應當怎麼辦理 爲我們這一般貧窮女子 再開一條生路呢 我說 是合花邊一樣 前篇已經仔細講了 今日覺得唇焦了 舌乾了 不要再絮叨了

欺大庭易欺屋漏難欺屋漏易欺

方寸難 (見陳文恭呂子節錄)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

事 (見陳文恭呂子節錄)

勸種棉說

文宗沛

我國種棉 已經數百年 近來棉的用處益廣 而棉紗及棉織物（就是棉織的東西）由外洋輸入的益多 據確實統計表算來 最近五年 從外洋輸入我國的棉紗及棉織物 其價值佔進口各貨總價四分之一 以至三分之一 尙有逐年加增之勢 旁人以為棉紗輸入增多 國內的棉織業 也就漸有進步（國內所織的布用洋紗的居多）其實不然 你看外洋的棉織物輸入 比棉紗更多 可見國內的棉織物是供不給求了 又據千九百十三年統計表 從外洋進口的棉紗棉織物 價值兩億五千萬元 中國出口的生棉 價值不到兩千五百萬元 兩下抵來 約虧貲二億二千五百萬元 這項漏卮 真是駭人聽聞 若再不想法子抵制 再過數年 我國就要貧無立錐了 若是說起我國種的棉來 每年所出 也將就够用的了 何至於虧短這們多呢 這個緣故 就是我國不能自紡棉紗 多將生棉運往外國 由外國紡成棉紗 或織成棉織物 然後再運回賣與我國 生貨（即生棉）價賤 熟貨（即棉紗棉織物）價貴 一轉移間 外人便賺了多少錢 這個出進虧短之數 便是外人所賺的錢了 你想外人以我國所出的貨 來賺我國的錢 豈有我們不曉得以自己的貨 自己來賺錢 杜塞這項漏卮嗎

講演錄

生計指導

爲今之計 莫若以輸出之生貨 謀本國織棉業之振興 但這事不是一時所能做到的 要振興棉織業 必要多求產棉 生棉產的多 入口的棉貨自然就得減少 虧短也就自然減輕了 有人說生棉雖然增加 然漏卮的大地方 是在熟貨 要抵制熟貨進口 捨振興棉紗廠之外無他事 何必種棉呀 應之曰不然 農爲四民之本 必農慶有餘 工始呈材 你看江蘇無錫縣絲業之進步 其初因爲產繭衆多 乃有繭行 產繭益多 繭行益多 現在無錫已有繭行數區了 所以必使生棉日多 然後織棉業可望振興 若是不先講究種棉 沒有生棉 棉織物又從何振興呢 這個道理大家是知道的 要想增加我國生產棉 有三個方法 第一宜在山地種棉 種棉的地方 不宜在平原 凡邱陵起伏聊帶斜坡之地 既不便種五穀 就與棄地無異 與其作爲割取茅草之用 無寧拿來種棉 此等地方棄而不用的 不知幾千萬畝 種棉以後 所養的不知幾千萬家 化無用爲有用 這利益有多大呢 並且將這廢地墾荒以後 蝗虫必逐年減少 免得災害五穀 利益更是無窮 但我並不只說中國的棄地 都可以植棉 其中也有分別 最好的是易耕之地 或泥沙雜糅的地方 其次是溫濕得宜 水脈宣洩的地方 然宣洩水脈 是人力可以做得到的 無論何等土壤 只要將他水脈宣洩 都可以種棉的 棉之葉根 不必將他移動焚燒 任他爛在地下 就可以作一種肥料 並且對於一個地方要想土壤常肥 就可行輪種之法 即是夏天種棉之後 冬天就換種雲扁豆 及大

麥之類 時常變換 地無棄利 地力也不至於枯竭了 第二改良栽植 世界產棉最多之地 莫如美國 美國種棉 都是分行排列 其距離因土地及棉種而有不同 沃土當較瘠土為疏 手耕之地 行列距離 應在英二尺半至三尺 株與株之相距 應在英九寸至十五寸 下種宜離二英寸 隨後漸使稀減 種之大者也要加疏 或培其列加高 或樞其列間之土加深 以收溝洫之用 並要多加肥料 分行而用 加意而耕 產出之棉自然增多 我國種棉多是隨意散布 或壅植一處 這最不好 須要改良的

第三改良棉種 改良有二法 一仍用土種 一移植外種 土種與其地之天時久相適合 外種則不然 有因土地不相宜的又有因天時不同 而佳種變為惡種的 所以移植外種 不如仍植土種 土種的種類不一 可以選擇最佳之種 來年栽植 數年後必有良效 至於棉絲也有當注意者二事 一為長短 一為粗細 外國棉絲長而細 每畝所出較多 中國棉絲短而粗 所出較少 兩樣的作 用雖然不同 都宜栽植 什麼是佳種呢 簡捷言之 選擇土種有三個法子 一收多的 二絲細的 三細長的 此外關於種棉之事 要說得很多 稍緩再詳細說罷

（節錄 山東採選短篇小說）

漢朝有個富戶姓樊名宏他平日好救濟那地方的貧民所借出的銀錢約計有一百多萬都立有票據後來他病了到臨終的時候吩咐他那兒子把那口票箱拿到面前親手在那票箱裏頭拿出那些票據一張一張的丟到火爐裏燒掉并且對那些兒說到這些借債的人都是還債不起的苦主我所以把這些票據燒掉免得你們將來向人家討債你們要是吝惜這筆錢不若等我死後你們把那辦喪事的錢節省些用去就是了那地方的貧民聽說他把票據燒掉了就越發感激他都設法拿起錢來還債他那些兒子還能謹遵遺命一概不受後來漢朝的富戶發財最悠久的就屬樊氏一家

說盲聾啞教育 (續前)

選吉林講演稿範本稿

(三)各國盲聾啞教育的發達

自法國以外 所辦盲聾啞教育各國 他功效最著的 (一)美國 美國強迫教育的法令 早已實行 別說聾啞人等 就是對於盲人 也含有強迫的意味 他們以為殘廢的人 同是國民份子 國民教育 既是理所當然 那盲聾啞教育 也是事同一律 並非是救恤殘廢的主意 所以盲啞教育一切編制 合普通學校都是一律 有盲啞育嬰院 幼稚園 及小學中學大學 所以美國的盲子啞子 很有許多由大學最優等畢業 取得學位的 彼國教育人法更優 論起成績也最高 到處設有盲子學會 及盲子圖書館等類 就是對於成年的盲人 也有適當的教育 除衰老的給予撫養金外 所有強壯有力的 都勒令進盲人工場 或盲人習藝所 教他學成一門技藝 能够獨立營生 所以美國盲人 有能編製筭箕的 有能織造茵褥的 有能修理棹椅的 又有在各小學校充當琴師的 並且有在紐約市充當剃髮匠的 五花八門 令人不可測度 像那聾啞的呢 在各處商店工場 車站信局 更有許多能幹的職務 那是不消說的了 現今那盲啞教育的經費 極其充裕 熱心志士 還在那裏盡力捐輸 還有一位奇人 生在喜牙迭音伊亞地方 名叫西牙朶 他充當輪船茶夫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五

辛苦一世 積些銀錢 到後來盡數辦些聾啞學校 就名爲西牙朶學校 勞働人有這種氣度 真是世上少有 (一)德國 德國在今數十年前 盲啞教育 已各處遍設 雖偏僻地方 不見有盲啞一人失學 學校的編制 生徒的成績 都合美國相仿 盲啞畢業生 程度高的 由德皇親自給獎 德人會說聾啞生能够通譯言語 才算達到教育的目的 現今他們聾啞教育 一天天的進步 要達到這一步 諒也不難 此次歐戰發生 德人在接近兵亂地方 臨時挖造地屋 把盲學校遷移在內 內中盲婦專製軍衣什物 運供前敵使用 盲男兼照料傷兵 緩急竟有可恃 所有盲啞學校的費用 除國家補給 合社會樂輸以外 凡盲聾啞有職業的 各各充量捐輸 這又是同病相憐 同類相愛的意思了 (二)英國 英政府從前因爲寬容教育 不能普及 遂於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改爲強迫教育 又以爲盲啞人等 合平常人同受清氣 性質生成原靡二樣 教他呢 就保全他的性質 是個成人 不教他呢 就喪失他的性質 是個廢人 當時在倫敦設聾啞學校八所 盲學校十八所 又在倫敦接近的羅威地方 另設盲人音樂師範學校 這校是盲人勸扁所創的 勸扁並不是英人 那時有英人阿務美鐵義幾 約他道君能留住吾國 就把這樁事委託 勸扁當下應允 遂同阿務美鐵義幾協力商辦 撙節自費 充作學款 搭火車只寫三等票 同行有國會議員數人 見他二人如此 就從旁冷笑道 這二人也未免太吝 他二人答道 並非吝惜 因爲我二人正有急需 不敢多費

那般議員心知有異 也都改寫三等票 合他二人同車 問明緣故 於是議員大為感歎 各捐鉅款協助盲啞學校 從此英國盲啞教育的發達 要算瑞威學校為首 又有蘇格蘭畫師 各朵那魯朵梭他把家產所有概捐辦盲啞學校 就名為朵那魯朵梭學校 成就生徒不少 世人也稱道不已

(一)日本國 明治八年 有英國醫士合德國宣教師 因為日本的盲人太多 請政府設立盲啞學校 日本山尾庸子爵甚是愧憤 說是這是我們應辦的事 要等外人來提醒我們 這也是可恥極了 常即聚眾會議 一唱百和 霎時湊集款項 日皇聞這美舉 也賞銀三千元 在東京倡立聾啞學院 但是當時風氣未開 社會不信盲啞可教 以為教也無異 初次入校僅二人 雖是公備衣食 住屋圖書標本 盲啞仍不見踴躍 辦事的堅忍主持 後來增至三百餘人 到今京都郡縣村町 官立公立私立盲啞學校 共二十餘區 其中辦學的特點 有福鳥縣高小學校讓出分校 捐作盲人教室 有靜岡郡長把儲蓄金 捐辦盲啞學校合幼嬰院 有長野縣師範生因病傷目 就學盲啞學校 卒業歸辦盲學校 有古川太四郎辭却小學校教習事 專研究啞學校的教授 這都熟在人口的 而且他盲學校的裁縫解剖體操等科 近來進步很速 幾幾乎要合美德兩國並駕齊驅了 盲啞生卒業後 有長於衛生按摩法的 每月能賺百餘金 有長於音樂的 每月能賺數十金至百金 社會上也甚是歡迎 其餘各國 所辦盲聾啞教育 雖未能與美德英日並稱 然而今日世界進化 所有文明

國家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八

於這種特別教育

一則因教化的普及

一則是慈善的行爲

那有不注重的道理呢

(未完)

凡喜譽惡毀之心即匹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曾文正公)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况

人之於學乎

(曾文正公)

追兩兔者必不能獲其一

(弗克蘭林)

快樂者增長健康之良劑也

(阿狄生)

一鹿指揮羣獅不如一獅指揮羣鹿(斯亞利士)

凡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呂坤)

養豬的方法 (續前)

選湖南通俗教育報稿

(四)治療法 我國獸醫一門 研究的很少 社會上雖有一二懸掛獸醫招牌的 也祇曉得幾個診牛診馬的方法 從沒有著名診治豬病的 就是一般喂豬的人家 雖明曉得豬已病了 也無法可治 只好生死由他 以致一年裏頭 各處因病致死的豬 不計其數 殊不知喂豬的人 原是想圖點子利息 單祇不長不肥 終久還可以收回得成本 若一旦因病死了 那就連本錢都要丟掉 於經濟上未免要受虧損 所以這個診治豬的方法 尤其更關緊要 據柏林列國獸醫公會的調查 豬的病症種類極多 大概可分為六項 (甲)傳染病 如豕羅斯疫 豕肺腸疫等類 (乙)非寄生性皮膚病 如濕疹蕁麻疹熱等類 (丙)消化器病 如咽喉炎 疝痛等類 (丁)運動器病 如筋肉痿麻質斯及佝僂病等類 (戊)寄生蟲病 如旋毛蟲 及疥鮮豕虱等類 (己)神經系病 此種症候 名叫腦炎 常作狂噪的狀態 突欄毀壁 時時嗥叫不已 以上各種病症 概經該會考察詳盡 并且刊發診治的方法及藥物 以便一般喂豬的 隨時按照診治 可惜醫方上所開載的藥品 有大多數要往洋藥店購買的 我國交通不便 鄉間一時不能到手 就是要照方施診 也苦於有方無藥 據我的愚見看來 無論有藥無藥 與其病後診治 不如病前診治 病前診治的方法 不如設法預防 我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九

且把日本政府頒行的獸醫預防條例擇要譯錄於下

(一) 獸疫流行的地方 遇獸類有減食發熱 及改變常態的時候 就要報告警察 快請獸醫施診
 (二) 病獸所處的地方 要斷絕交通 莫使好獸接近 (三) 獸疫流行地的牧場 不准放牧 (四) 炭疽 鼻疽 皮痘等症 人亦最亦傳染 如有創傷潰瘍的 不可接近病獸 (五) 病獸的便糞欄草等類 要收集一處燒化 (六) 病獸經過的地方 都要用石炭酸水 撒布消毒 (七) 凡在獸疫流行地經過的人 回家時宜將衣鞋等物 用石炭酸水洗過 免致傳疫家畜 (八) 獸疫流行時 喂養家畜宜用清潔滋養易化的食料 這幾條 都是極關緊要 又最易仿照施行的 當此百物昂貴 生計日艱的時候 一般平民小戶 一年只要畜得兩槽豬 縱不講因此陡然發富 然而積少成多 經濟上總也要受好多的益處 因為畜豬的利益 不單祇肉可生賣薰賣 就是豬毛豬尿 也都是大有用處的 而且最易喂養 無論酒糟穀殼 草子菜根 都可作為食料 又母猪一年可以產子兩次 牙猪七八個月即可屠宰 試問各種家畜的利息 還有養過喂豬的沒有 我國從前的孟夫子 是一個最講富民政策的 對於喂豬這一項 也曾再三說過 又前朝的吳祐年 及梁鴻孫期等 概是歷史著名的高等人物 他們也曾喂養過豬來 可見我國古人 都是很注重這個畜豬的 各位對於此事 千萬不可存一個鄙厭的思想 全不去留神喂養的方法

(已完)

酒色財氣

朱景珂譯

人生最易迷着的 是酒色財氣四字 所以修道的人 稱爲四大魔障 從來許多英雄豪傑 以及士農工商 因爲迷這四個字 亡國敗家 殺身喪名的 也不知有多少 論來這四個字 也未嘗一些好處沒有 酒可以成禮 可以祀神 可以奉宗廟 可以宴賓客 色在夫婦之間 可以生育子女 絲延祖宗的血胤 財是養命的根源 一生衣食 沒有財斷不能支持 氣的用處也很大 凡是謀爲經營 沒有剛健擔當的氣 不足以成功立業 如此說來 酒色財氣 原是人生所不能缺的 爲什麼又說他是魔障呢 這個緣故 等我一一道來

大概酒能迷性 所以爲四害的頭一樣 你看世上 或者因醉酒失言 惹下禍端的 或者因酒醉任性 惹事生非的 其大的 如太康甘酒而喪邦 商紂嗜酒而亡國 酒的害處 實在說不盡 記不盡 所以古昔聖賢 無不以酒爲戒 但古人以酒垂戒的意思 所包甚廣 不過舉個酒字 拿來做個例 凡是任意縱我口腹之欲 流連奢侈的 都與酒是一類 他的害處 跟酒也差不多 盼望大家聞一知二才好

色爲夫婦之正 古人云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未嘗沒有好處 但淫慾過度 必折短生命 所以孔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五十一

子云 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 現在一般逐欲愚人 不知道這個道理 不曉得節制色慾 或者不顧廉恥 不惜名譽 專拿漁色爲能幹 竟有時暗裏成胎 致骨血流落於外 而自己本宗 反至絕嗣的 你說不是一件歹事嗎 更往大處說 如妹喜亡夏 妲己亡殷 褒姒亂周 就歷史上說 也就昭然可鑒 你想可怕不可怕呢 然而色的範圍 也是很大 不但僅僅指女色而言 凡是形形色色 像那鬪雞走狗 吹打彈唱 祇要心中有所愛慕 那精神就不知不覺的 消耗在所愛的中間 所以拿吾人有限的精神 消磨於沒用的地方 都不合算 不過女色的害處更大 古人說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 就是這個道理

財固人生所必需的 但是有財而過於濫用 就叫浪子 過於慳吝 就叫財奴 都是不會用財的 至於取財 尤當以義取來 斷不可以使不正當的手段取財 現在天下的人 純是名利兩種的人 爲名的人尙少 爲利的人實多 你看世上一般貪利的小人 可笑他當着罵人家貪財的時候 心地到還清白 不料一轉眼 自己遇着了財 他那一種貪得無厭的心 一副鑼銖必較的情形 更覺比人家利害 甚而至於受他人金錢的運動 背交賣友 改行作惡 無所不爲 這種的人 一生只要財 到死不能悟 實在又可憐 又可恨 不明白財這東西 是天地的元氣 人間的通寶 原有 一定的數目 斷不可強求而得的 俗語說命中只帶八合米 尋盡天下不滿升 很有深理在裏頭

繼有繼俸而得 隨得亦仍必隨失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又說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 孔子此言 深知財源有定 不可妄求 試看下等勞力的人 一旦得受意外的財 不是害病 就是遭禍 或是亂花亂用 直到財盡力絀 流爲乞丐 所以匹夫而得千金 識者以爲不幸 又如謀人財產 害人性命 到後來殺身敗家 就是爲富不仁 到後來也必至於一敗塗地 可見得財這件東西 實在是害身 害靈魂 害自由的一件惡具 我總不明白世上往往有雞鳴而起 孳孳爲利的人 要錢不要命 真正不知有什麼意思 有多大的好處 奉勸世人 生財自有大道 求祿必須大德 有一分得一分 有十分得十分 即不去求 終必如分而來 總之母貪財 母耗財 善取錢 善用錢 這四句話 務請大家玩味玩味 就自然能做大福命人了 酒色財三種東西 還是身外的 有時還可以脫離 至於氣字是本身所有 他的關係更大 怎麼樣呢 氣有善的 有惡的 和平中正的叫作善氣 暴戾矜躁的叫作惡氣 人有了暴躁的氣 終身不能成事 俗說窮人氣大 凡是氣大的人 必不能涵養 只憑血氣用事 不留神 不精細 所以不能成事 不但不能成事 甚至於任性使氣 不忍一朝之忿 而至於忘身及親的 所以人生在世 終要除去不善的氣 如忿如嗔如爭 都應戒掉 然後再用孟子活然之氣 拿完全天地的正氣 去處世 必能够猛勇精進 強健不息 而又都中正和平 那就事事必得圓滿的成功了

講 演 彙 編

陋 俗 改 良

五 十 四

所以如上所說 酒色財氣 雖有歹處 亦有好處 要在乎各人用的方法如何 用得不好 那酒就可
以成禮 色就可以綿嗣 財可以造福 氣可以成事 沒有不是好的 用得不好 那就都作了魔障
了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

力便是穴上着針癢處着手(呂坤)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

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

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呂坤)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

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

視見 (見宏謀呂子節錄)

說中國人心的毛病

錄奉天通俗教講演錄稿

我想中國變法以來 人人全都知曉的 不是專為換換皮毛 就算改法了 必得將我們大家的人心變過來 才算是好呢 那就是一個強國的基礎 保國的良藥啦 應分說說怎們合羣啦 怎們可能愛國啦 并且怎們可能結團體啦 這樣人心才算沒有毛病呢 再要像前清時代 那一般老愚民也不知愛國保種為何物 只得自私自利即算好 誰管那國體啦 大局啦 終日昏昏如在夢中一般樣子 一點也不差的 像這個毛病大的很啦 吾說當今 無論何等人 應分改改法 變變心 去去毛病 在那腦筋中 印點愛國的影兒 好給大家講究講究 日久天長的民智大開 大家要是見了面的時候呢 可就談論起來了 一張咀全都說一樣的話 是一樣的理想 彷彿中了一樣的病症 開口皆同 絲毫不謬 可是竟說些什麼呢 就是受國呀 說是我穿中國衣 我無愛國的心 就算枉為中國的民了 你吃中國的飯 你無愛國的心 你算枉為中國的民了 誰要是不愛國 誰就是枉為中國的民了 從中有一位人兒 他又說啦 你們全是空談哪 瞎胡亂扯的 動不動就說羣當怎麼合啦 國當怎麼愛啦 又說怕亡國啦 滅種啦 那是那來的話呢 我說你可知道嗎 他說那是自然的麼 論語書上說的是 聽其言而觀其行 這就是我的一個證據 他又向我說啦 你見

講演錄

陋俗改良

五十五

講演錄

隨俗改良

五十六

過那亡國滅種嗎 諸位大家想想 這等人說的話 真是糊塗的很啦 說的直不像話 一點味也無有 常言說的好 任叫耳聽 不叫眼見 那是一個真情大實話呀 你說他的糊塗病大不大呢 要說咱中國的人心 已壞透啦 就現在時代說 都說改良 吾恐諸位的舊積弊 舊習慣 完固不可破的性子 仍然難改呵 也不用說啦 大家夥兒 到在給人家當奴隸 當牛馬 還有什麼好念頭呢 咳 可惜可惜

說起咱們這幾年 變法的工夫來 亦非一日了 衆位心裏 必定早存一個家國相關的鐵主意 不叫身亡國滅 也要有個愛國的心腸 有個保種的熱心 別像從前的那些糊塗人 傻吃悶喝 胡言亂語 咱也不用說什麼叫做合羣啦 什麼叫做愛國啦 糊度春秋 空過歲月 并不懂維持社會 講究公益公德 更想出一條特別的法子來 從中破壞 咳 像這等的人 罪惡滔天 死不可惜 就是碎尸萬段 罪也有餘的 甚至也不知羞恥 也不願好看 就是打罵到頭上也不管 若得着金錢 心就算快活了 咱們中國的人心 無恥無羞的壞到極處 寔不堪言了 再觀今日 爲人作奴隸 給日本國人執使 道還罷了 你說有一種人 專給外人做奴輩 稍有錯處 上頭打咀把子 下頭用腳踢 雖爲金錢目的 未免下賤的太甚啦 你看他對咱國的人 依仗他人之勢 欺壓同種 禍害宗族 忍心害理 天良滅盡 這等人心 尙還不如獸心呢 像這個毛病何日得了呢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 (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

